



水

→ 水袖の動き

袖

水

李碧華

袖

水袖・李碧華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羣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528 3671 圖文傳真：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528 3605 865 0708 圖文傳真：861 1541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896 3687 圖文傳真：558 1902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303 1010 (13線) 圖文傳真：764 1310

© COSMOS BOOKS LTD. 1993

ISBN 962 257 650 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初版日期：一九九三年四月

三版日期：一九九三年九月

目錄

水袖	一	黑・白・汗血	一四	媚俗更難	二九
下落	三	「分配品」	一五	輾轉反側	三〇
金閣寺	四	來不及改名	一六	聰明食品	三二
木妖	五	功高震主	一七	顏色通道	三三
收歛	六	好色五人女	一八	凶宅	三五
翻臉無情	七	劈炮	一九	端人家飯碗	三六
沒準備好	八	藝術資本	二〇	傳記	三八
專注	九	長春樹	二一	尾程優待	三九
自負盈虧	一〇	以爛易爛	二二	沒人吵架	四一
還沙於海	一一	着數	二三	蜈蚣的腳	四三
如何使用？	一二	烏鴉鳳凰	二四	誰要？	四四
玻璃鞋	一三	紅粉	二五	精神病	四五
		上下風	二六	美・媚	四六
		拉客	二七	雨過天青	四七

不甜豆沙·····	四八	佈景堆·····	六七	市面無人·····	八一
容易·····	四九	雲丹老人·····	六八	年紀太輕了·····	八二
冷房·····	五〇	紅眼睛·····	六九	「家教」·····	八三
安全？·····	五一	笨·····	七〇	失去·····	八四
口才·····	五二	天然·····	七一	「哥！」·····	八五
逼良為娼·····	五三	消磨·····	七二	寫字樓·····	八六
手提乾衣機·····	五四	原唱者·····	七三	「女屍」的老友·····	八七
清粥小菜·····	五六	逆旅·····	七四	誘惑·····	八八
近鄉情怯·····	五七	要睡就睡·····	七五	照舊困難·····	八九
涼快·····	五九	講話·····	七六	太浪費了·····	九〇
荔園·····	六一	站出來·····	七七	「親人」·····	九一
狗灌腸·····	六三	江湖地位·····	七八	有款·····	九二
懷念舊版·····	六四	喝茶·····	七九	生氣·····	九三
毒麵粉·····	六五	十二大？·····	八〇	「滲透」·····	九四

先買樓買車	九五	戲劇	一〇九	甚麼也不做	一二三
負擔	九六	「字療」	一一〇	高矮	一二四
我的右手	九七	悲劇喜劇	一一一	說話	一二五
新貴	九八	牛車水等等	一二二	道左	一二六
大清貨	九九	7和7	一二三	交出好功課	一二七
搞通思想	一〇〇	失樂	一二四	「唔襟」	一二八
寫	一〇一	橙汁一千元	一二五	轉工	一二九
在商言商	一〇二	冷冷一招	一二六	枕玉	一三〇
何以不簽約？	一〇三	背囊	一二七	睚眦必報	一三一
難熬	一〇四	木獨悶人	一二八	尼姑自殺	一三二
葡萄美酒	一〇五	寂寞的蟹季	一二九	切膚之痛	一三三
手術	一〇六	失物	一二〇	不談這個	一三四
小孩	一〇七	分合	一二一	冲涼	一三五
無事可做	一〇八	遺傳	一二二	長生毒女	一三六

喝 墨	一三七	冰糖葫蘆	一七五	批 評	二〇六
建造文化	一三八	羊肉泡饅	一七八	年糕輪迴	二〇七
沉 香	一三九	強而不悍，人如酒醇	一八二	獎 賞	二〇八
焦急的人	一四〇	精裝電影	一八六	微 妙	二〇九
「衡量」	一四一	吃豆腐	一八九	怕 冷	二一〇
尋找秋菊	一四四	下午茶	一九三	食 腦	二一一
黃泉會母	一四七	「一線」	一九六	不要太「滿」	二一二
巧格力	一五〇	九二影后	一九八	替身主演	二一三
兩個男人	一五三	看 化	一九九	放焰口	二一六
借來・借去	一五六	散 工	二〇〇	黃山同心鎖	二二〇
杏 仁	一五九	白 髮	二〇一	華仔演唱會	二二三
僧 尼	一六二	「抱」	二〇二	生	二二五
桃花與天魔	一六五	只為一個人	二〇三	容易受傷的男人	二二六
憔悴	一六八	福 袋	二〇四	裁破鴛鴦怨剪刀	二二九
「陰間」的斷筷	一七一	「唸！」一聲	二〇五		

水袖

特別愛看水袖。記得有個古老的舞蹈，白纒，便是很長很長的水袖。

一切古老的戲曲，不管是京劇、越劇、梆子戲、廣東大戲……，任何方言的演出，閨閣女兒花容月貌，她的水袖，必然是她生命中的一部份。旦角的玉手，不輕易讓觀眾窺視，稍一亮相，馬上羞赦地躲回去。

不過是一段長方形雪白紡綢，甩動時似水如波。其實，它已微妙地成爲手的延展，帶豐富感情、思想、姿態，也等於是心聲。可羞可怒，可喜可哀。

用它來拭淚，永遠若即若離。但一氣之下，拂袖而去，卻強而有力，餘怒在台久久不息。郎情妾意，不免糾纏一處，難分難捨。倩女思春，一雙水袖，宛如姊妹花，層疊以掩飾心事。以之調情，比任何手勢輕薄。

水袖入舞，當然好看。舞者把它收、收、收、收……，驀地一放，瀟灑書空，白色的字滿台都是，一如狂草。

那麼古雅又複雜的東西，文革之年，自因是四舊之一而染血蒙塵。

多年過去，它一抖擻，只覺春夢隨雲散，飛花逐水流。很多故事，一揮便忘也罷。

水袖不易運用得好。用力甩出去，猛而無姿；欠點暗勁，便氣如游絲。能收放自如，才是最高境界。

下落

今天忽然收到一封信，來自北京「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

原來是「希望工程」捐款의 回應。收到港人捐助書簿學費的失學兒童當然很多，「分配」予我的一個，喚「呂路」，男，河南省淮浜縣，二年級。

我從來都沒到過河南，這也是一個從未聽過的小縣，一定是貧瘠困乏之地，郵電不便，生活艱難。其中一個小孩，攤開我只花上小小捐款而帶來的書簿文具，在黝黯的斗室中做功課。他也許沒鞋子穿，衣衫襤褸，半飢半飽，但他有一個讀書的機會了。

二年級的小呂路，相信我們此生都不會見面，但冥冥中總有一點緣份叫我們相連。他將於每學期期末給我寄來學習成績單……。

本來無意知悉任何捐款的下落，因為只是平常心。不過，竟在想像這個小孩의 模樣了，甚至他的成績單。有點莫名的感動。

金閣寺

一般人參觀金閣寺，都在白天。

據說，要欣賞這京都名物，應該在黑夜。它像黑夜中的月亮，黑暗時代唯一的光明。必須周遭一片黑漆的背景，那美麗細緻的金閣，靜靜屹立，發出微光，自裏而外，有如生命。是歷史的幽靈。

很少人有這樣的機會，很少人有這樣的心。

橫豎是想像，不如把它「裝扮」得更好。不止在黑夜，還得在冬天的黑夜，下着細雪的冬天的黑夜。——於是連雪也泛着金輝，不知由誰粉飾了誰。也許互不叨光。

三島由紀夫筆下的金閣寺，反而由屋頂上那隻神秘的金鳳凰領了風騷。他不寫，我也不留意，但那不是一隻「鳥」，那是「時間」。

它伸展着璀璨的雙翼，一動也不動，卻永遠在「動」。時間不斷敲打着它的翅膀，逐漸向後流失。……

木妖

日本一個古老的繪圖小說「付喪神記」，共二卷，作者不詳，乃室町時代前後之作品。

其中一則，「陰陽雜記」，述古代各種傢具器物，經過一百年，吸收日月之精華，會得幻化成形，來詭騙世人，稱之爲「付喪神」。所以世俗每逢立春之前，家家戶戶必清理出來，拋棄於路旁，謂之除歲。

——說是「除歲」，其實是「不讓它湊足百年之數」吧？

我這樣想：人類也夠狠的了。明知它「差不多」了，就是不給它如願，這批待成形的木妖，躺在路旁，恨得牙癢癢，也是奇景之一。

急景凋年，臘鼓頻催（這兩個成語真慘澹，驚心動魄），人都活得不快，無謂添點妖怪爭地。沒有物事可以不朽。你看，家家戶戶的木器，原本是形體，到了後來，反而成爲「氣」。人唯一的反叛，是摧毀。令之功虧一簣。

收斂

越是有人「照顧」，越要找一部「辛苦」點的戲來拍。苦一次，長期受用。

每當有諸事八卦的記者不懷好意來旁敲側擊：「聽說有某某某（例如好似姓×的、名字中有個×字的、來自偉大祖國的、演過×××角色的……之類。就差沒在你面前指明是閣下）女星被照顧，你有甚麼感想？」在這個危急關頭，只要你曾經大汗疊細汗，即可振振有詞：「唉，如果有人照顧，駛乜拍得咁辛苦？」

——以此作為清白明證，非常口響。大夥一想，對呀，她情願苦幹謀生，值得敬佩。再無人好意思追究。出來闖蕩江湖的女子，蠢不到哪兒去。

象以齒焚身。只有初嘗甜頭初出茅廬初下海的小妹妹，才急不及待地把錦衣珠寶往身上堆放，慌死有人知。

收斂才是功力。——忽然亮一招，嚇得世人目瞪口呆方為正經。

平日，還是盡量在人前苦苦拍戲以作「鋪墊」。

翻臉無情

有時是人家翻臉無情，有時是我們翻臉無情，都很公平。

——有情就不會翻臉了。

翻臉當然無情，不再婆婆媽媽，扭扭捏捏，拖泥帶水，最好。

有些人老愛訴苦，說多了，益顯自家窩囊。有些則分明先發制人，卻不願招認，諸多自衛。……都病在多話。翻臉就翻臉。翻過了的臉，還得整妝。歡快，若無其事面對新人新事新天地。那有多餘工夫？

不要緊，如同翻過一頁書一般輕鬆便是。每章每回都是新臉，新情節。

好書不厭百回看，不會無情。看下去，不過如是，總是不再重閱。一旦看不下去，掩卷，往架上一挑，馬上新歡在手，從頭看起。

故，翻臉無情的另一意義，便是：「事情過去了，不必回頭，省時省力」。必須無情、決絕、不語。簡直是至高境界。

沒準備好

有位朋友，是畫家，一直有好些作品，不爲了展覽，而是得空便創作，滿足私慾而已，末了放在一旁也罷，自得其樂。忽然有一天，某團體贊助展覽，邀請多人參加。時間倉促，原來人人都「沒準備好」，拎不出大量作品來。

算一下，誰最「足夠」？便是吾友。其實當事人根本亦「沒準備好」，不知機會甚麼時候就到來。毫不考慮便去馬，完全機緣巧合。

不過想真點，世上誰能一早就準備好呢？所有事情的發生，喜訊或噩耗，都是說時遲那時快的。只靠平日「儲值」，而非刻意經營。

當然是略有儲值，比兩手空空好一點，也夠了，面對它，船到橋頭自然直。

運氣不好時，更加要靜定積蓄，待運氣一好，較易挺身而出就是。

竟記得一句口號呢。文革期間遊大陸，到處貼的標語：「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咦，也有道理。

專 注

我覺得快樂的生活是：——

「工作時工作。遊戲時遊戲。吃飯時吃飯。睡覺時睡覺。」

甚麼叫「瀟灑走一回」？這便是了，很簡單。

做每一件事，都專注，煩惱如何有機可乘？根本沒有虛位提供。

正因為人有時工作時遊戲，遊戲時吃飯，吃飯時睡覺，睡覺時工作。……看，規則大兜亂，得失難取捨，——結果是，沒有一樁做得好。亦因沒有一樁做得好，便傷心、失望、不安。心態複雜，情緒起落，坐困愁城，最後看不開。

但，人不過是人，凡俗人的所謂「成就」，亦不過把樁樁件件圓滿解決而已。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天天都有難處，百般需索，千般計較，永遠完不了。

閣下不明白嗎？睏極，欲眠，居然可專注地一覺好睡至東方既白，其實也是不容易的呀。

自負盈虧

冊籍中黛玉歸天，淒喊：「寶玉！你好——」——非常無奈，無助。

不。現代觀念，由時人所填詞兒表情達意。我特別欣賞一個弱女最後的強悍。

雖然曲子乃耳熟能詳的「江河水」，每逢哀怨場面就用它。但黛玉是這樣叮囑鵲、雁的：「……緊記我最後言：我生不受佢寸義尺恩，一朝身去，我亦唔受佢清香一炷，半張紙錢。更未許佢拜祭我嘅靈前！」

聲聲似斷魂奪魄剪。

艷譜誤遞了，人愛錯了，呼天搶地？多無謂。又沒人逼你。既然一切盡化烟雲，不若決絕點。打落門牙和血吞。從頭再來吧。

不給機會自己心軟。乾淨俐落。當然，誰說這個容易？但很多人終於辦到。連痴心女黛玉都辦到了。——後人不想她窩囊，送此錦囊。感情之事，「自負盈虧」而已。